



群書考索卷二十四

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縣丞管紹校正

。五行門

五行

漢五行志

河圖洛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文王演周易孔子述春秋則
乾坤之陰陽效法範之咎證漢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為儒者宗
劉向治穀梁數其禍福傳以洪範與仲舒錯治左氏傳其春秋意亦
已乖矣言五行傳又頗不同是以檻仲舒劉向歆傳載睡孟夏侯勝京
房谷永李尋之徒所陳行事以傳春秋著于篇。後漢五行志司馬彪
作又晉五行志及隋大業承襲漢志獨唐五行志云災異之學莫不指
事以為學及其難合則旁引曲取而遷就其說蓋自漢儒仲舒向歆皆

以春秋洪範為學而失聖人之本意至其不通也父子之言自相安者
箕子陳九疇初不相附屬而向為五行傳乃取其五事皇極度證附於
五行以為八事皆屬五行則至於八政五紀三德稽疑福極之類又不
能附至俾洪範之書失其倫序。孔子於春秋記災異而不著其事應
以謂天道遠非諄諄諭人君子見其變恐懼備省而已若推其事應則
有合有不合至於不合則將君子怠焉以為偶然而不懼此其深意也
蓋聖人謹而不言故畧依洪範五行傳著其災異而別事應云。唐五
行著災異而不言事應五代紀言人事而不著災祥但存之司天政以
為有司所記。五代史昔孔子作春秋而天人備予述不紀書人而不
書天子何敢異於聖人哉其文具其意一也蓋聖人不絕天於人亦不
以天參人絕天於人則天道廢以天參人則人事惑故常有而不書也
春秋雖日食星變之類孔子未嘗道其所以然者云云故以其常

以備司天之考
一圖指傳之謬田備不宿餘食不草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奸謀

木不曲直貌之不恭厥咎狂
火不炎上言之不義厥咎僭
稼穡不成視之不審厥咎豫
後革是謂不謀厥咎急
思之不睿厥咎蒙
常陰厥咎吝
順之具福考終命
圖形今之意
皇極之建貌恭肅。言從義。視明哲。聽聰謀。思睿聖。木曲直。金火木枝類。
時煥。時五福皇極不建貌不恭狂。言不從。視不明。聽不聰。思不睿。金火木枝類。
寒。火不炎上。水不潤下。土不稼穡。常風六極。
陰陽生水火
陽生陰故水先成陰生陽故火後成陰陽相生也體性相順也是以陽
去則陰竭陰盡則陽滅金火木枝類

金火木枝類

金火相守則流火不相傳則然其類也。水遇寒則結遇火則竭後其
所勝也同

五行之相生

五行之不萬物之類也五行之金出乎石也故火水土石不及金不金
木生其間也火生濕水生燥

五行之相得

木曰曲直既能屈而反伸也金曰從革一從革而不能自反也水火氣
也故炎上潤下與陰陽升降土不得制焉木金者土之華實也其性有
水火之雜故木之為物水漬則生火燃而不離也蓋得土之淳華於水
火之交也金之為物得火之精於土之煇得水之精於土之清故水火
相持而不相害燥燦反流而不耗也蓋得上之精實於火之際也土也
者物之以成始而成終也地之質也化之終也水火之所升降流
而不遺者也

五行之水火

水者陰而陽未勝也火者陽而陰未盡也

五行自陰陽

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水陰盛故居右火陽盛故居左木陽釋故
次火金陰釋故次水土沖氣故居中而水火之交繫乎上陰根陽陽根
陰也水而木木而火火而土土而金金復水如環無端五氣布而四時

五行大綱

五行氣質

五行者質具於地而氣行於天者也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
金土而水亦陽也火金陰也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而
木火陽也金水陰也又統而言之則氣陽而質陰也又錯言之則動陽
而靜陰也

五行所生之序

陽變陰合初生水水火氣也流動閃爍其體尚虛其成形猶未定次
生水金而確然有定形矣水火初是自生木金則次於土五金之屬皆

後土木旋生出來

五行循環相生

或問以質而語其生之序不是相生否只是陽變而助陰故生水陰合而陽盛故生火木金各從其類故在左右先生曰水陰根陽火陽根陰錯綜而生其端是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到得運行處便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又生水水又生木循環相生又如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都是這箇物事

十是五行數

卦雖八而數則須十八是陰陽數十是五行數一陰一陽便是二以二乘二便是數以四乘四便是八五行本只是五而有十者蓋是一箇便包兩箇如木便包甲乙火便包丙丁土便包戊己金便包庚辛水便包壬癸所以為十詞

五行之序

論始生之序則曰水木火金土論相生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然水火

者陰陽變合之初氣之至精且盛者也故為五行之先水陰而根於火陽而根陰故水又為火之先也有水火而木金生焉木華而鍊金實而固故木金次於水火而木又為金之先焉土則四時之所成終而成始也故次五焉地

群書考索卷二十四

續集

群書考索卷二十五

續集

山堂先生章俊邨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縣丞管韶校正

禮樂門

禮樂

總論禮樂

仁者天性也義者天情也人而不仁血氣之性也人而不義利欲之情也人惟有血氣利欲以亂其天性天情故聖人制禮以節之作樂以和之反其不仁不義之習而復之仁義之真於以承天順地報本反始誠之至也於以敬親尊君友于闔門悌于鄉黨百慮無邪無體之禮也歡心各得無聲之樂也然無本不立無文不行導情性復仁義者禮樂之本也玉帛牲幣鐘鼓管絃者禮樂之文也典謨二禮所紀本與文並行歷代諸史所志類皆器數之末所謂本者容或知之猶未詳也今也考

論語志始末亦止及乎文之大畧而已細而節目別有司存大而本原以俟君子

夫子志四代禮樂

孔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夫韶舞形容韶堯之意也周謂之大韶漢謂之文始唐謂之九功宋謂之元德升聞雖歷代取天下之異名作樂以取其功而韶舞大意至今猶存漢自武帝用寅正歷代相承雖取五行更生之義以為服色旗幟之尚而夏時終不可易也殷輅大輅也周謂之玉輅見書秦謂之金根見山車之端故車根漢謂之乘輿歷代乘之以備朝祭之儀周冕十有二旒前後邃延纁十有二就玉笋朱紘衮衣十有三章歷代服之以為朝祭之服夫子舉四代禮樂以告顏淵既為當時借禮樂者之戒且為萬世不可易之制也然衮冕之外所謂大裘冕無旒與其諸餘冕自秦漢廢之而不用大輅之外所謂大駕鹵簿為車八十一乘自秦漢漕之而益漢儒正朔之辨未必祖夏時言樂舞倍八佾之數未必似舜韶天子

不保其往者後世為後心所奪也然則歷代亦存韶舞夏時殷輅之大意者何歟大道所在歷萬世猶一日也

史記集經子為禮樂書

虞周之時夷蠻之所分與大宗伯大司樂之所職掌見於書禮之所述者即禮樂書志也春秋以來諸侯越禮而去其籍大夫借樂而歌雅以徹六經方作輒燔於秦秦之所謂禮樂集六國以為侈志於尊君抑正而已漢因秦傳叔孫之禮藏於理官法家又復不傳制氏實氏之樂有司止能記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夫如是安得有本書哉太史公作禮書畧述秦漢與建元因革之弊而乃足之以經子之禮論其樂書畧序高祖武帝所自為歌詩而乃足之以六經之樂記樂記出於魯庵中自班馬而降東漢六朝隋唐迄于宋朝正史皆有禮樂志次第相承前後相襲止叙五禮六樂之舊文與夫輿服音律之舊式迭參旁究時有因革初無大異特作史者姑撥拾以備諸志之一耳未必當時盡施用此禮此樂也史通譏切諸史志類互見其以是歟詳見于諸志

蓋仲舒劉向漢大儒也其論禮樂教化必曰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又曰興辟雍設庠序隆雅頌之聲盛揖遜之容而已班固志禮樂之始也歷序武帝成帝不克用二子之系而終也嘉歎光武首立明堂辟雍顯宗躬行宗祀養老之事且謂威儀雖美而禮樂未具由庠序未設之故夫固與舒向論禮樂之原皆歸之庠序之教何也蓋舜命夔典樂教胥子周以大司樂治學政凡百寬剛簡祗庸孝友之德歌詠聲音諷誦言語之節與夫干戈羽籥射御享之儀上自朝廷下及黨遂皆有學以教之於是童而習之至于老死踐而行之不厭不倦者皆學校之功也夫人安得不為士君子之歸而禮樂達于天下矣周衰禮廢樂缺循法守正者見侮於世奢溢僭差者謂之顯榮子夏見紛華聞夫子之道二者心戰不能自決而况庸下漸漬於失教被服以成俗乎此太史公所以發歎也秦滅先代之教而漢置博士弟子員所致功令雖以利祿之路誘之詳見藝文志功令說雖曰設太學致辟雍所養所教之科與

周異矣此班固所以歎建武求平之威儀雖美而禮樂猶未具也夫太學諸生迭相標致激成黨錮之患唐制由學會之選者謂之生徒者未免乎科舉之累宋朝因唐制以取士自京師至州邑皆有學而禮樂之壞及自學校始由所習者皆場屋之文也禮義之地既為利祿所奪禮闈貢舉又為刑名所禁欲以是為禮樂教化之原難矣

歐陽志論禮樂與刑政為二

禮樂為國之根本刑政為國之輔助也歐公之志謂治出於一則朝廷里閭居處動作衣服飲食之間朝夕從事乎禮樂所以遷善遠罪而成俗也治出於二則所急者簿書獄訟兵食而已故事物名數皆有司之事措紳大夫莫能曉習而天下之人終身未嘗見也况欲識禮樂而被其化乎嗚呼歐陽可謂知禮樂之本矣然猶歷述隋唐之所承變正觀開元之所託者與夫元和新儀曲基新禮者於以見其文而意不存也故凡有唐五禮之次第六樂之本綱悉備載猶未克效諸史之尤者豈以有諸一代之正史猶勝於藏之理官與律令同科歟

禮樂以成教化

禮樂所以成教化而兵制輔之當唐虞之時禮樂之官折為二兵刑之官合為一詳畧可見

禮書鐘律

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為急遭秦滅學禮樂先壞漢晉以來諸儒補綴竟無全書其頗存者三禮而已周官一書固為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說耳前此猶有三禮通禮學究諸科禮雖不行而士猶得以誦習而知其說熙寧以來王安石變亂舊制廢罷儀禮而獨存禮記之科棄經任傳遺本宗末其失已甚而博士諸生又不過誦其虛文以供應舉至於其間亦有因儀法度數之實而立文者則咸幽冥而莫知其原一有大議率用耳學臆斷而已若乃樂之為教則又絕無師授律呂短長聲音清濁學士大夫莫有知其說者而不知其為闕也頃嘗考訂其說欲以儀禮為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詩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之下具列

注疏諸儒之說各有端緒而本經而鐘律之制則士友間亦有得其意者切欲更加參考別為一書以補其闕興起廢墜垂之末久也士知實學其時可為建朝制作之助

禮

禮總序

諸史禮志多按禮書五禮以吉凶軍賓嘉為次第然古夷所典三禮即天地人是也蓋有天地而後有人有祖考而後有身故人之心必先敬乎神祇而身之者必先營乎寢廟下而匹士莫不皆然而况於天子之尊王公之貴乎今所編以自郊廟始而後及於朝廷鄉黨祭以三禮為宗所謂五禮皆在其中矣若夫歷代三禮圖其詳已見藝文志抄禮類所謂細而節目者也既有司存不復按圖而為之辨

歷代禮

四代各垂法而禮獨不著於象魏四官各有司而禮獨名以宗伯六官各有職而其書獨謂之周禮禮之為用大矣哉彌綸天地經緯陰陽藏

之人必著之天下不可以一官名不可以一事著蓋無一而非禮也
禮之典五禮三庸在唐虞尚矣夏商以來文獻不足至于成周經制大
備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事為之制曲為之防至纖悉也故魯用周禮識
者謂以其為未可動情未能周禮詩人謂以固其國夫何後世不知此
哉叔孫通定漢儀於秦典不勝妙魯兩生固不足恨恠切通所制禮
書凡二十篇所制刑書凡十八篇於刑為詳於禮為畧彼所職何事而
預為此耶大抵漢人輕禮重刑定律以丞相而主禮則以奉常刑書藏
之埋官而禮書亦錄於埋官其輕重之心於此可見通之為此也意其
有所觀望而為之也右蒼所記通顯學校之議曹掾所定反雜議經之
言習儀禮者徒善為客也禮者指為拘曲彼特視禮為何物乎賈誼
仲舒王吉劉向之徒亦徒為之嘆息焉且在漢則然則夫黃初之魏宗
朝儀太始之削除乖經梁之裁成大典隋之著為五禮亦有不可不知也
唐之太宗慨慕古典周禮之書奉於乙夜之讀而約之以禮有
存焉而房杜諸人以河汾一洗禮樂之闕行決無對使一代

為闕文雖曰正觀禮書凡一百三十八篇要之皆元始所定其
為之也于後有顯慶禮有開元禮有郊祀錄禮同新儀曲舊新禮
之野者不知何人而聚訟之議亦徒自為同異而已嘗觀唐有禮
者發憤行冠禮薦笏外庭而為或勞却立者所笑天下不以禮為
快孫子焉為乎其冠禮也而唐人不能知何有於三十三百之儀焉
朝宗工鉅儒講明禮學三禮圖已進於肅宗義矣而詳道禮書
焉開寶通嘗既上於劉溫叟矣而禮多遊之義亦素由焉分門禮書
於邢昺禮閣新篇作於王暉大常新禮慶曆禮儀伏於賈昌朝宜詳而
詳則歐陽等參稽歷代因革可也宜畧而畧則沈括等獨上明堂於
禮可也雖然此特其文耳文不足以盡禮或者觀之所遊焉郊祀發
也而行於建隆藉田曠儀也而行於端拱明堂亦希闕之學也而行於
皇祐朝會有禮以千五條彈其大儀婚姻有禮而以五禮存其名數
乎哉播漢唐之舊儀而去或周之成法於茲可見矣記曰禮儀威儀
人而行誠非虛言哉

叔孫通為漢制禮雜以秦儀其說以為禮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又而
 古先聖王之制非所以施之於後卒使漢家之禮法度不立品三無章
 郊祀建而致於天地分合之異宗廟立而疑於昭穆迭毀之說大等推
 奉常之制明遠博玉帶之圖上下相承風俗後廢其陋者為漢禮議者
 又與存心而無而類於理官非獲視以為禮豈能有益乎漢氏忘哉
 且漢以下之俗不同而時措之宜不得不然耶故是書守禮也一旦
 漢古好一區而為禮之教議可據要其儀也其儀古禮百而不一
 禮亦建而務然猶百可類者實生論經制於孝文王吉明王制於宣
 此時而不為是終不可以反三代之禮也其後曹褒議定漢禮首也
 以叔孫通漢儀告以此制多不合經今宜休禮條正褒乃雜以玉
 祀撰以天子庶人制度凡百五十篇不數月而奏之以夫百五十
 所以一人之見成於數月之間而推以成禮之言豈不特見其才之

如其紛駁而不純於古矣今夫古禮遠而百禮之存於世者無幾
 傳議而復之今日可乎其平不可行於後世乎

郊祀分合不同

分祭合祭未嘗辨之詳矣蓋合祭本之周元禮宋朝因之一壇三祭
 太宗仁合祭天地于園丘惟真宗中年分祭于太山雖立
 神宗哲宗末年國宗初年皆祀天而下及祀地豈合祭當天地之心而
 分祭不合於禮乎蓋古者一陽生而祀天一陰生而祀地皆一舉而再
 歲事務誠尚質事從簡易不厭其為數也後世誠質不足而虛文有餘
 三歲合祭既為數忘而况於五年分祭其為疏怠抑又甚矣是知分祭
 固當如禮當如古者一歲再舉詳於正祀畧於虛文可也不然三年一
 郊必欲如後世之侈費不如合祭乃其宜耳

郊祭疏數不同

大舜歲周方嶽所至柴望周以冬夏至之日分祭天地質勝文也漢高
 以帝三年一郊見前儀至武帝遂為定制大為虛飾皆用秦儀文勝質

矣宋太祖太宗皆三年一郊惟太宗雍熙之元止禘也之四凡八年而後郊以星變也性南郊而星見宰相以問於韓琦曰當祭日食猶真宗初年未年皆循常典禮中中以天書降東封西祀而後恭謝天地園丘合祭之禮遂暫廢皆王丁諸臣以偽而亂常也仁宗四十二年非郊則明堂郊九明二始祭祀恭兼取郊以配天明堂以祀上帝之義遇災變則恭謝於內殿亦合春秋不郊之意慶曆諸臣之力也英宗五年止於一郊其間惟濮議是講是究神宗將郊而河決王安石以為大祀不可廢於是末年祭天園丘而地祇不與宗祀明堂而餘祀悉罷皆非也熙豐大臣為得逃其責宣仁用廢曆故事則合祭哲宗用元豐故事則分祭其是否不齊可知矣徽宗即卅二年始合祀地祇於是園丘方澤明堂禘年歲事始也既終也數王蔡之罪也是知人主職論一相必得其人三才安常百辟俱正苟非其人不徒人事不經而天地常祀亦從而變更矣人主之職不於此而致謹哉

郊祀為明堂配享不同

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此禮之常也移郊為堂天地合祭祖宗並配此禮之變也仁宗皇祐二年之詔曰明堂前代並用鄭康成王肅義說兼祭昊天上帝己為變禮祖宗三歲一郊即遍祭天地而百神不從祀明堂正當三歲親郊之期今移郊為明堂宜合祭昊天上帝地祇奉太祖太宗真宗並配而五帝神州亦親享獻其日月河海諸神從祀悉如園丘之儀遂以是年九月辛亥大享明堂嘉祐七年復以是月大享仁宗可謂禮之變矣神宗凡再享明堂初享尤循皇祐舊禮惟天中大享用新學上以英宗配上帝而餘祀悉罷仁達乎禮之常者不知者不為明堂三歲一歲事八地百神皆不及祀而止祀上帝祖宗德皆不以配而止於親禘其可乎是時王珪相蔡確駟至宗觀間冬祀闕之夏祭方澤歲享明堂月班正朔制度宏博煩文屢舉一歲再禘濫恩頒行天下不勝其弊而靖康之變作皆由常變兩失之也
太祖初立四廟高祖考也郊祀則以高祖太祖並配哲宗時以聖祖降乃祀宗並配猶漢家尊宗高祖考文宣武也神宗元豐中詔享明堂正以英

未也... 郊立明堂制不同

於郊故謂之郊掃地而祭帝用養結器尚陶匏聖人之意若曰天地大

德備天下之物無足以稱之必尚質素乃足以示報本之意云耳不然

過為繁縟祗所以為瀆也自漢泰時有柴壇八軌其制雖非掃地之舊

而後園立方澤皆有常度未為侈也其後大不度則在平千乘萬縶繁

文縟典而已惟明堂之制漢武帝改上之圖出於方土唐武后神言之

號原於後更其儀大異中國立方澤之為矣按薛綜注東京賦曰於此

頒教則曰明堂大合樂事射則曰辟雍司曆紀律象則曰靈臺又按蔡

邕論曰明堂即清廟也取其宗祀則曰太室取其四門五學則曰太學

取其四面周木則曰辟雍其實一也又按唐顏師古議曰周明堂即路

寢也乃面有懸屋唯明廟是天子之常居也其曹陽總章明堂太室及

左右道又與月令四時之次相同或曰在國之陽或曰在國近郊始於

本經之傳大數之說漢代有幾何造廟方士之說託啟後人之侈心

原因三者之說而參諸宋朝之制仁宗即以大慶殿為明堂誠合古意

以之祀天頒政皆可也何必他求哉徽宗政和五年詔建明堂於丙巳

地至七年而始成其為侈大可知矣此皆蔡京變亂宋朝之家法也夫

明堂所以感通神人帝堯土堦文王茅屋斯亦足矣知其不然故圖三

層神宮萬象猶無益也

郊立明堂儀數不同

宋明循唐制禁衛五重一親近官二天武官三御龍官四御衛官五御

車駕行幸肆祀則前驅清道外設仗衛如殿中儀至於南郊亦循唐制

命五使宰相大禮使學士禮儀使太常卿御史大夫太祖次郊始用

衣鹵簿鑿路行至闕門則行勅箭勅契之禮真宗行幸肆祀所至皆然

夫既移郊為明堂明堂又在路寢則郊與明堂儀數有不同者特存內

外之間耳而其所以同者曰齊戒曰陳設曰省牲器曰奠玉帛曰進饗

食也祀畢則百官之賞典六軍之賜賚亦無不同也然則郊與明堂其

大費既同則禁衛乃內外之常儀而勅箭勅契示出入敬謹之意云耳

後郊為明堂非為是也熙寧中以勘箭為胡法而去之崇觀微行實此
於此元豐間太常玉路舍其舊而新之工巧殊常珠玉極備元旦將傳
於太慶殿忽臺屋墜木而碎之於是復乘舊輅紹聖間金明池龍舟亦
舍舊而別制工麗有加於前是日臨幸大風晦冥池水盡波竟不能移
廷步遂不復御乃知變更制度至于舟輿極矣天之示仁愛之戒亦昭
昭矣大禮必簡祗循祖宗之舊斯亦足矣何必更為哉宋朝郊祭用冬
拜西宗而郊用夏四月太宗末年以許王故用
春下月皆非常典至大享明堂兼用九月上祭

封禪之君七十二君行之久矣於秦漢乎何尤蓋古者封禪猶郊祀明
堂示不忘本也自秦皇肆祀求仙而漢武慕黃帝祭封不死之說於是
泥金檢玉秘記莫宣與郊祀明堂之意異矣宋太宗將有事泰山遇災
而止敬之至也真宗封禪忘在阻橫夷之暴安吾民之生仁之發也
秦漢侈心不可同年而語也夫日月星辰陰陽五行之精英體著於地
象成於天下有無民則上有繁星上有五星則宿則下有賢人君子

五之尊配德天極王侯輔弼亦應三公五諸侯此人之所以與天地平
立為三才者形體精氣實相通也秦皇漢武不自知具身之尊猶天
極然而登封禪外求神仙不若之術是豈知麗乎形數者天地猶有
晦明日月尤有盈昃而况於人乎人之形數雖有終窮而實未嘗終窮
者其精英變化猶秋冬欽藏而春復榮也知乎此則居易以俟命即
神仙也何必外求哉

天地神祇位號不同

經言蒼天昊天昊天上天者取四時之氣言之也曰青帝赤帝黃帝白帝黑
帝者以五方之色言之也自緯書出於漢鄭氏遂以青帝為靈威仰赤
帝赤白怒黃帝古樞紐白帝白招黑帝叶光紀又為六天之說以昊天
上帝為北辰耀鬼寶而五帝皆屬於太微於是唐天寶中尊崇道教天
帝皆有位號未幾而范陽之變起宋朝政和中上玉皇后土尊號其曰
關天齊符御曆會真體道玉皇上帝地祇未幾而靖康之變作乃知天地
之大德本不可名而况以尊號瀆之乎雖然舜類于上帝禋于六宗皇

于山川適于禘和者毋不敬也祀典之不可廢者毋不舉也祭固不可
以數而煩亦不可以疏而怠也

秦時有此郊議論不同

漢武祀天於甘泉祀地於汾陰人皆以為非成帝在康衡之議而復南
北郊人皆以為是然秦時罷祀大風壞竹官後時中大夫以百數帝以
問劉向向言甘泉必陰及雍五時始立皆有威應非苟營也又言陳寶
宋光武祠之祥自漢至魏與不廢皆祖宗與賢臣所共定至尊至重難
以疑說正也夫後向者儒者而所言之異如此果孰是孰非也蓋神明
無往不在物無彼此之間敬心存焉不以儀禮為可也古者聖人不
輕制亦不輕改者有長舉之不可廢也所可廢者如後世所謂淫祠也
如其至尊至重當如劉向之言不必過於異論

六宗解釋不同

六宗者曰為陽宗月為陰宗五星五行之宗辰戌列宿之宗也牛辰戌
之宗北辰紫星之宗也

圖立之制既列上帝之位則日月星辰斗極之次各得其序也夫上帝

六宗皆天也故又謂之天宗山川群神皆地也故曰地祇歸格于

用特告祖廟也是天神地祇人鬼皆可得而禮也然六宗之說數十家

或主祭法以為秦昭祭時坎壇祭寒暑王官祭日夜明祭月也宗祭星

粵宗祭水旱章昭以為除其天地於上遺其四方於下中取其六而言

之非也昭於是取地數六之說以杜稷等祀是也不知杜稷之祭以何

祀是之而為六乎又望于山川得非地乎燭於群神杜稷豈不與乎顏

師古於是主乾坤六子之說是八方亦遺其二也章昭說見東漢志師
注或主三略二稷之說以去而告廟歸而格祖也曾不知去而告然後

類于上帝可也不應先類而後告也然則漢書諸儒不知其幾人一六
宗之說不及日月星辰斗極何也蓋古者合而言之曰天分而言之曰
帝類者各因其方
帝之色而祭之也合而言之曰星辰分而言之曰北辰北斗五星列宿
十二辰也自鄭康成釋經見書注又以北極太乙紫微為昊天上帝而
又以五帝為太乙之位故後世儒者不復列北辰為衆星之宗也夫子

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愚政以聖言為證

太乙九宮貴神

泰郊四時禮八神齊地漢初祠黑帝蚩尤靈星又以梁巫祠天地置巫
祀五帝泰巫祠社刑巫祠司命文昌第四星法七祀九天巫祠九天
鈞天蒼天昊天高天成天夫司命靈星蚩尤皆天星也皆有祠焉而况
吳天赤天炎天陽天是也天文志大極星其一明者太乙也柳明第二星也
於北辰極之尊乎漢天文志大極星其一明者太乙也柳明第二星也
旁三星三公也武帝時或曰五帝太乙之佐也公孫卿符以黃帝登仙
之事遂其太乙祠壇即甘泉泰畤也唐謂之太清紫極宮
朝謂之太乙宮然皆與原廟隣者唐相元宋朝祖黃帝聖祖之像存
焉故祖宗神御皆奉安於此也此雖出於方士而天極一星昭昭也
天寶中又用田同秀之言而立九宮祠者按黃帝九宮經其神太乙即
天極一星也又其神曰攝提曰軒轅曰招搖曰天符曰青龍曰咸池曰
太陰曰太乙表北斗左右前後之星所謂貴神也又曰其星天蓬天

天內天衝天輔天禽天心天柱天英者今術家類能言之與天文志
有異同凡曰天星不可誣也如司命司中之類歷代以為常祀等而
之可也狎而瀆之不可也鄭康成以北辰為耀鬼實新唐志所以非之
者以其名不經且近乎瀆非所以尊天也

天下官觀祠祀

宋太宗作崇政殿祠太乙官將封泰山以文明殿災而止於是終太宗
之世無所作為仁宗作受命寶建太乙而玉清昭應宮災文德殿成而
是夜禁中火於是四十二年誰災異之聞而無大工役真宗作玉清昭
慶景福宮建天慶元符會靈太極祥源觀皆起於天書之瑞徽宗建帝
鼎寶錄萬壽宮改大覺真仙寺院悉為官觀皆起於豐亨豫大之說善
乎李公沆之為相日奏四方災異蓋慮官室禱祠之事興也不然則木
在降而致靈州之敗王方獵擒而致女真之師實外寧必有內憂又非
止官室禱祠之事而已入主其可頃刻忘儆戒之意乎

太社太稷

天子有太社祀用仲春上戊戌屬土也社至用石壇方五丈諸侯半之
土數五則土宜五尺唯陰之二數宜方二尺方其下以象地體刻其
以象物生埋其半以根在土中本末均也至人間之社則各以其土之
所宜木所謂以松以柏以栗也社壇四方其土各隨其方之色惟中天
用黃而復通貫以黃土者象王者覆被四方也大社帝社也籍田王社
也以王為言別於諸侯也王社在籍田中載云春籍田而祈社稷是
也稷壇在太社壇之西其實與太社同而不備五色所以異於太社也
此唐神龍中韋叔夏引韓詩外傳言此制也於是唯令用孟春言亥祠
后土以勾龍配至開元定禮配神農於壇而以后稷配又按漢書郊祀
志漢興已有官社未立官稷於是復立官稷所謂立漢社稷也以夏禹
配官社平水土也以后稷配官稷粒烝民也光武中興不立官稷唐以
來社稷為中祀天寶升為上祀祀用太牢然則社稷分合其義孰當愚
謂土爰稼穡其本一也社為九土之尊稷為五穀之長稷生於土分祭
合祭皆可也祭主乎誠而已誠苟不至分祭何益宋太祖糊名考太社

祝文文稱宋天子其祝持板進於神座之右西向讀之皇帝聖德
如園立之儀仍奉危跪奠可謂誠矣至矣唐故事見會要宋朝事見
社太稷壇是則太社太稷分祭而人間之社則合祭而為一也
王為辨姓立社曰太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與韋叔夏之言異而唐
籍田先農

宋朝太宗親耕帝籍**仁宗**祀神農于壇乃飭耕位則知籍田之中有土
社明矣祀先農於王社則用正月吉亥者上辛祈穀于上帝亥後於辛
三日即於是日親耕也唐開元中上封事者言月令八月日月會于奎
星為列宿之長請每至八月社日祀壽星于太社壇遂設壇並祭角亢
七宿又升日月五星為大祀列宿為中祀天子皆申拜禮唐舊儀社宜
靈星即壽星也夫耕籍田祀先農先蠶不失為重本之意能如漢文帝有城
祖之實則又勝於開元之虛文能如東漢馬后之躬儉練衣則親蠶之
義在其中矣

臘蜡五祀
宋朝火德王火庫在戌故建隆初即以戌日為臘而蜡百神祀社稷

宗廟同用戊日今春秋二社乃用上戊者何也蓋蜡百神祀社稷享與廟者乃十二月臘享也與春秋二社正祀不同唐以土德王故臘享用辰土庫在辰故也五祀者戶竈中雷門行也春屬木木為肝月令則曰祭先脾夏屬火火為心月令則曰祭先肝中央土土為脾月令則曰祭先心秋屬金金為肺月令則曰祭先肝惟冬屬水祭先腎之言相同其他所屬皆相違何也

風伯雨師雷師

唐天寶以前風伯雨師為小祀天寶四載升為中祀五載又祀雷師兩師同壇共牲別置祭器仍令諸郡置風伯壇於社壇之東兩師壇於社壇之西各稍北三數十步其壇卑小於社祀風伯用立春後丑丑日箕星次也祀雨師用立夏後申申近畢星次也天子申拜禮別撰樂舞今州縣祀與亦然蓋因唐制也又開元中有興慶池龍壇正元中祭而龍壇元和中孟夏行厚禮遂幸興慶宮祠龍壇隨有感應蓋龍致雷雨皆神物也今所在皆然

嶽山川

武王伐紂所過各山大川稱周王而自名唐武德親祠華嶽舊儀上祀版御名北面再拜謹遣證聖間有司言天子父天母地兄日姊月於禮有再拜之儀其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天子無拜公侯之禮正元中裴堪奏禮記云非其臣則各拜鄭康成注云不臣人之臣也星長嶽瀆是天地之後官人君不得而臣之也故開元禮祭嶽瀆禮文皇帝稱名又云謹遣於義有必拜之文遂復申拜禮然舊禮因郊祀望祭嶽瀆天寶始有遣使祈福之祀至德中加號東嶽天齊王西嶽金天王及諸嶽瀆王公之號宋朝復加天齊王為帝是五帝天地人皆有之矣

歲常祀

九朝事畧帝紀所載惟郊丘明堂封禪親享太廟親耕帝籍祫里諸官觀乃特善如每歲正月上辛祈穀于闕丘又祀感生帝立春日祀青帝於東郊祭東方嶽瀆海鎮之類四時凡七十二祀並不書者皆有司行之非天子親舉大禮也考之唐會要亦然正元中太常卿齊執奏每

大小中祀凡七十其四立二分二至臘祭其用一羊古者春官大司馬也其後漢後中後亥後丑等日蓋謂享次也氣行有時是位有次合或定用日或用辰不可改移宜依舊制其有別禱祭即是太卜擇日選高故典又按東漢禮儀志注正月上辛祀南郊注引尚書丁巳用牲于郊先甲三日辛也後甲三日丁也皆可禘事昊天之日然則古今所用祀神之日皆首犧也今所論者皆一代體大事重者也如其備文而不親者皆多焉

群書考索卷二十五

續集

群書考索卷二十六

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縣丞管詔校正

○禮樂門

親享太廟於郊

太祖乾德二年十一月將有事南郊以是月癸亥親享太廟以甲子合祭天地于園立開寶元年幸西京將有事南郊以三月壬申親享太廟以四月庚子合祭天地于西京之園立哲宗元祐七年詔曰祖宗以來郊廟時祀命官攝事惟三歲一親郊則享清廟按禮曰魯人將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於泮宮泮宮先人廟也又按唐制奏告太廟之冊祝曰取某月某日有事於某所不敢不告惟宮廟謂之奏告餘百神遣使祭曰祭告至有事南郊方為正祠天寶間乃更太清宮曰朝獻殿元太廟

曰朝享非也而太祖太宗皆先享太廟而後郊冊祝之文曰奏告乎曰朝享乎當從禮官問之

太廟原廟 祠禮曹丞徐師來朝七廟已 畧見前郊明堂配享之說

王制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也周七廟穆為太祖文

王武王與親廟四也殷六廟契為太祖湯與二昭二穆也夏五廟禹及

二昭二穆也漢無始封之祖高祖即為太祖故漢世止於七廟唐有始

封之祖故唐公景皇帝為太祖至元宗時建為九廟其後景皇之廟既

祧則神堯始為太祖舊志載黎幹一語以歸崇敬議尊景皇為太祖始不台於禮官以神堯為始祖其言極當當

宋初興禧祖文安令為太祖至于徽宗建為九廟自真祖而下至于哲

宗也以七廟論之則太祖為太祖矣中興以來九廟之外既有已祧者

惟禘祫則合食于太廟時享則分祭于原廟景靈宮 所謂原廟孟享則

四孟者按禮有邑之君祭用背時 無國之主薦必仲月也見元龜志各於其室春祠夏禘秋嘗冬烝與臘

享而五也無事則親享有事則命官攝事也惟太廟親享在太祖朝晉

興而太宗以來南郊之歲始先享太廟而後郊至禘祫之禮乃獨罕見

夫宗廟之制一歲五享朔望薦新薦食之外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皆本

祫禘而合食即所謂三年一殷五年再殷猶三年一閏五年再閏也考

之九朝帝紀惟仁宗嘉祐四年一禘祭于太廟是何時享之數而禘祫

之疏也唐新志云殷周之興太祖世遠而群廟之主皆出其後故其理

易明漢魏以來其興也暴又其上世微故創國之君為太祖而世近毀

廟之主皆在太祖上於是禘祫不得知古斯言得之矣元魏志為太祖

而次道武為太 祖於禮焉當唐自太宗立曰親享而不言禘祫新舊唐志與宋朝史

志雖存禘祫之文而帝紀所書不曰禘祫亦以此歟原廟始於漢凡朝 所嘗行幸之處也宋朝徐州并州滑州 皆有原廟太祖太宗真宗之所臨幸也

廟室廟主祭器祭食

太廟東向而陽主生應建門左祖之義也惟太祖居太室中央正東面

之位其三昭三穆六室各列兩傍昭南向穆北向也帝與后有室室有

主未附用桑既附用栗討有罪則載遷廟之主以行然周家豐露兩都各

有廟日各有主學者泥夫子尊無二上之言謂廟不言二主者執一無

權也每室有廟社一曰一雁歸三人主之親享太廟則用牲牛蓬豆鉶登存
古禮而不尚褻味至於寢園則朔望薦食各以牙盤備極諸品天寶中
用王璵之議太廟亦用寢園之禮非也故廟一歲而五享寢園一月而
二薦享尚氣臭敬之至也薦用褻味情之盡也或引國語天子有日祭
有月祭曾不知月祭朔望也日祭或薦新嘗果而已非日祭以為瀆也
宗廟昭穆論昭穆世次及宗廟制度之不同

或曰昭穆之昭世讀為詔今從本字何也曰昭之為言明也以其南面
而向明也其讀為詔先儒以為晉避諱而改之然禮書亦有作昭字者
則假借而通耳曰其為向明何也曰此不可以空言曉也今且假設諸
侯之廟以明之蓋周禮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則五廟皆當在公宮之東
南矣其制則孫毓以為外為都宮太祖在北二昭二穆以次而南是也
蓋太祖之廟始封之君居之昭之北廟二世之君居之穆之北廟三世
之君居之昭之南廟四世之君居之穆之南廟五世之君居之廟皆南
向各有門堂室寢而墻宇四周焉太祖之廟百世不遷自餘四廟則太

世之後每一易世而一遷其遷之也新主祔于其班之南廟南廟之主
遷于北廟北廟親盡則遷其主于太廟之西夾室而謂之桃凡廟主在
本廟之室中皆東向及其祔于太廟之室中則惟太祖東向自如而為
最尊之位群昭之入乎此者皆列于北牖下而南向群穆之入乎此者
皆列于南牖下而北向南向者取其向明故謂之昭北向者取其深遠
故謂之穆蓋群廟之列則左為昭而右為穆祔祭之位則北為昭而南
為穆也曰六世之後二世之主既桃則三世為昭四世為穆五世為昭
而六世為穆乎曰不然也昭常為昭穆常為穆禮家之說有明文矣蓋
二世桃則四世遷昭之北廟六世祔昭之南廟矣三世桃則五世遷穆
之北廟七世祔穆之南廟矣昭者祔則穆者不遷穆者祔則昭者不動
此所以祔必以班尸必以孫而子孫之列亦以為序若武王謂文王為
穆考成王稱武王為昭考則自其始祔而已然而春秋傳而管蔡邠霍
為文之昭邠晉應韓為武之穆則雖其既遠而猶不易也豈其六錯從
此若是之紛紛哉曰廟之始立也二世昭而三世穆四世昭而五世穆

則固當以左為尊而右為卑矣今乃三世穆而四世昭五世穆而六世昭是則右反為尊而左反為卑也而可乎曰不然也宗廟之制但以左右為昭穆而不以昭穆為尊卑故五廟同為都宮則昭常在左穆常在右而外有以不失其序一世自為一廟則昭不見穆穆不見昭而內有以各全其尊必大禘而會于一室然後序其尊卑之次則凡已毀未毀之主又畢陳而無所遺唯四時之禘不陳毀廟之主則高祖有時而在穆其禮示有考焉或如此則高之上無昭而特設位於祖之西禰之下無穆而特設位於曾之東也歟曰然則毀廟云者何也曰春秋傳曰壞廟之道易櫛可也改室可也說者以為將納親主示有所加耳非盡徹而悉去之也曰然則天子之廟其制若何曰唐之文祖虞之神宗商之七世三宗其詳今不可考獨周制猶有可言然而漢儒之記又已有不同矣謂后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王故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者諸儒之說謂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文武為宗不在數中者劉歆之說也雖其數之不同然其位置遷改宜亦與諸侯之廟無異者

諸儒之說則武王初有天下之時后稷為太祖而組紕居昭之北廟太王居穆之北廟王季居昭之南廟文王居穆之北廟王季居昭之南廟文王居穆之南廟猶五廟而已至成王時則組紕太王季遷而武王祔至康王時則太王祔自此以上亦皆具為五廟而祧者藏于太祖之廟至穆王時則文王親盡當祧而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西北而謂之文世室於是成王遷昭王祔而為六廟矣至其王時則武王親盡當祧而亦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東北謂之武世室於是康王遷穆王祔而為七廟矣自是以後則穆之祧者藏於文世室昭之祧者藏於武世室而不復藏於太廟矣如劉歆之說則周自武王克商即增立二廟於二昭二穆之上以祀自高圉亞圉如前遊遷至于懿王而始立文世室於三穆之上至孝王時始立武世室於三昭之上此為少不同耳曰然則諸儒與劉歆之說孰為是曰前代說者多是劉歆愚亦意其或然也曰祖功宗德之說尚矣而程子獨以為如此則是為子孫者得擇其先祖之祭也予亦嘗考之乎曰商之三宗周之世室見於經典皆有

明文而功德有無之實天下後世自有公論若必以此為嫌則秦政之
惡夫子議父臣議君而除謚法者不為過矣且程子晚年亦嘗論宋朝
廟制亦謂太祖當為百世不遷之廟以此而推則知前說若非
記者之誤則或出於一時之言而未必其終身之定論也曰然則大夫
士之制奈何曰大夫三廟則視諸侯而殺其二然其太祖昭穆之位猶
諸侯也適士二廟則視大夫而殺其一官師一廟則視大夫而殺其二
然其門堂堂寢之備猶大夫也曰廟之為數降殺以兩而其制不殺何
也曰降也天子之山節藻梲復廟重簷諸侯固有所不得為者矣諸侯
之黜聖斷難曰大夫有不得為矣大夫之倉擗斷擗士有不得為矣局為
而不降哉獨門堂堂寢之合然後可名於官則其制有不得其殺耳蓋
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生也異宮而死不得異廟則有不得盡其事
生事存之心者是以不得而降也曰然則後世公私之廟皆為同堂異
室而以西為上者何也曰由漢明帝始也夫漢之為禮畧矣然其始也
諸帝之廟皆自營之各為一處雖其都宮之制昭穆之位不復如古

猶不失其獨專一廟之尊也至於明帝不知禮義之正而務為抑道
私遺詔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而其臣子不敢有加焉魏晉循之
遂不能革而先王宗廟之禮始盡廢矣降及近世諸侯無國大夫無邑
則雖同堂異室之制猶不能備獨天子之尊可以無所不致願乃格於
漢明非禮之禮而不得以致其備物之孝蓋其別為一室則深廣之度
或不足以陳鼎俎而其合為一廟則所以尊其太祖者既褻而不嚴所
以事其親廟者又厭而不尊是皆無以盡其事生事存之心而當世宗
廟之禮亦為虛文矣宗廟之禮既為虛文而事生事存之心有終不能
以自已者於是宗廟之儀不得不盛然亦至于宋朝而後都宮別殿前
門後寢始畧如古者宗廟之制是其於龍襲之變不惟窮鄉賤士有不得
聞而自南渡之後故都淪沒權宜草創無復舊章則雖朝廷之上禮官
博士老師宿儒亦莫有能知其原者幸而或有一二知經學古之人乃
能私議而切歎之然於前世則徒知譏孝惠之飾非責叔孫通之無禮
而於孝明之亂命與其臣子之苟從則未有正其罪者於今之世則又

徒知其惑異端狗流俗之為陋而不知本其事生事存之心有不得伸
於宗廟者是以不能不自致於此也抑嘗觀於陸佃之議而知神祖之
嘗有意於此矣然而考於史籍則未見其有紀焉若曰未及營表故不
得書則後日之秉史筆者即前日承詔討論之臣也所宜深探遺旨特
書總叙以昭示來世而畧無一詞以及之豈天未欲使斯人者復見二
帝三王制作之盛故厄其事而畜其傳邪嗚呼惜哉中庸

禮

論僖祖不當桃當為宋朝萬世之始祖

竊詳群議其說雖多而揆以禮經皆有可疑如曰藏於太廟之西夾室
則古者唯有子孫桃主上藏於祖考夾室之法而無祖考桃主下藏於
子孫夾室之文昔者僖祖未遷則西夾室者僖祖之西夾室也故順翼
二祖之主藏焉而無不順之疑今既桃去僖祖而以太祖祭初室矣則
夾室者乃太祖之夾室自太祖之室視之如正殿之視及殿也子孫坐
於正殿而以及殿居其祖考於禮安乎此不可之一也至於祫享則又

欲設幄於夾室之前而別祭焉則既不可謂之合食而僖祖神坐正堂

太祖神坐之背前孫後祖此又不可之二也如曰別立一廟以奉四祖

則不唯喪事即遠有毀無立而所立之廟必在偏位其棟宇儀物亦必

不能如太廟之盛是乃各為尊祖而實卑之又當祫之時群廟之主祫

于太廟四祖之主祫于別廟亦不可謂之合食此又不可之三也如曰

藏主於天興殿則宗廟原廟古今之禮不同不可相雜而不得合食亦

與別廟無異此又不可之四也凡此數者反覆尋繹皆不可行議者亦

皆知其不安而不知所以然者特以其心急欲尊奉太祖三年一祫時

暫東向之故而為此紛紛不復顧慮殊不知其實無益於太祖之尊而

徒使僖祖太祖兩廟威靈常若相與爭校強弱於冥冥之中并使四祖

之神疑於受損徬徨躑躅不知所歸令人傷痛不能自已不知朝廷方

此多事之際亦何急而為此也今毋論其他但以太祖皇帝當日追尊

帝號之心而默推之則知太祖今日在天之靈於此必有所不忍而不

敢當矣又况僖祖桃主遷於治平而不過數年神宗皇帝復奉以為始

祖已為得禮之正而合於人心所謂有其舉之而莫敢廢者乎且孔子論武王周公之孝而曰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愛其所親敬其所尊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今天子既踐太祖之位行太祖之禮奏太祖之樂矣則當愛太祖之所親敬太祖之所尊所以事太祖者無以異於生存之時乃為至孝而議者顧欲黜其所追尊之祖考置之他所而又未有一定之處是豈所謂愛敬其所親尊而事之如生存之時乎且議者之所以必為此說者無他但以太祖膺圖受命化家為國而王業之興不由信祖耳若以此言則后稷本封於郃而不屈已自竄於戎狄公劉大王又再遷而後定文武之興又何嘗蓋由於后稷哉但推其本始為出於此故不可以不祭而祭之不可以不尊且豈計其功德之小大無有哉况周人雖以后稷為太祖而祭法亦曰祖文王而宗武王是乃所謂祖有功而宗有德之意故自為世室而百世不遷以祫群廟則亦不待東向於祫然後可以致崇極之意矣然今日宗廟之制未始如古始以權宜而論之則莫若以信祖擬周之后稷而祭於太廟之

初室順祖為昭真祖為穆宣祖為昭而藏其祀于西夾室太祖為擬周之文王為祖而祭於太廟之第二室太宗為昭擬周之武王而祭於太廟之第三室其太祖太宗又皆百世不遷而謂之世室真宗為其祀主亦且權藏於西夾室仁宗為昭為宗而祭於第四室亦為世室如太宗之制英宗為穆藏主如真宗之制神宗為昭祭第五室哲宗為穆祭第六室徽宗為昭祭第七室欽宗為穆祭第八室高宗為昭祭第九室孝宗為穆祭第十室異時高宗亦當為宗為世室如太宗仁宗之制三歲祫享則信祖東向如故而自順祖以下至于孝宗皆合食焉則於心為安於禮為順矣至於古者宗廟之制今日雖未及議尚期興復之後遂反舊都則述神宗之志而一新之以正千載之繆成一王之法使昭穆有序而祫享之禮行於室中則又善之大者也蓋尊太祖以東向者義也奉信祖以東向者恩也義者天下臣子今日之願也恩者因祖皇帝當日之心也與其伸義屈恩以快天下臣子之願孰若屈義伸恩以慰太祖皇帝之心乎韓愈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識者正合此意

而又以為四時各祭其廟則所伸之祭常以三年然後一禘則所誥之祭常少亦中事情熹於此常有感焉切獨以為今欲議四祖神位所宜之宜而卒不免於舛逆而難通不若遷僖祖於太廟三年而一專向之為順易而無事也

謹按禮家先儒之說兄弟傳國者以其堂為君臣便同父子各為一世而天子七廟宗者不在數中此為禮之正法若今日見行廟制則兄弟相繼者共為一世而太廟增為九廟宗者又在數中皆禮之未失也故熹所擬太廟世數一準先儒之說固知未必可用若議者乃用今制而反不曾詳考自僖祖以至孝宗方及十世太祖太宗為第三世尚在四昭四穆之中今日祧遷只合依孝宗初年遷翼祖例且遷宣祖然後為得乃不察此而欲一旦無故并遷僖宣二祖又強析太祖太宗各為一世既與舊徽欽高之例不同又使太廟所祀其實僅及八世進不及九之九退不成古之七尤為乖繆無所據依政使熹說迂闊多所更改可施行其議者并遷二祖折一為二之失亦合速行改正且遷宣祖

令太祖太宗復為一世以足九世之數文公曰熹既為此議續校

元祐大儒程頤之說以為太祖而上有僖順翼宣先嘗以一僖桃之介甫議以為不當桃順以下桃可也何者宋朝推僖祖為始已上不可得而推也或難以僖祖無功業亦當桃以是言之則英雄以得天下自巳力為之並不得與祖德或謂靈芝無根醴泉無源物豈有無本而生者今日天下基本蓋出於此人安得為無功業故朝廷復立僖祖廟為得禮介甫所見終是高於世俗之儒熹切詳頤之議論素安王安石不同至論此事則深服之以為高於世俗之儒足見理義人心之所同固有不約而合者但以衆人不免自有爭較強弱之心雖於祖考亦志避故但見太祖功德之盛而僖祖則民無德而稱焉遂欲尊太祖而卑僖祖又見司馬光韓維之徒皆是大賢人所敬信其議偶不出此而王安石乃以變亂穿鑿得罪於公議故欲堅守二賢之說并安石所當取者而盡廢之所以無故生此紛紛今以程頤之說考之則可以見議論之公而有年不決之是非可坐判矣臣切見太祖皇帝受命之初

未遑他事者尊四祖之廟而又以僖祖為四廟之有累聖尊崇罔敢失
墜中間雖以世數漫遠遷之夾室而未及數年議臣章衡復請尊奉以
為太廟之始祖宰相王安石等遂奏以為宋初自僖祖以上世次不可
得而知則僖祖有廟與穆契疑無以異今欲毀其廟其主替祖考之尊
而下祔於子孫非所以順祖考之孝心也於是神宗皇帝詔從其請而
司馬光韓維孫朴孫固等以為非是力奏爭之其說甚詳然其立意不
過以為太祖受命立極當為始祖而祔享東向而僖祖初無功德親盡
當祧而已臣深考其說而以人心之所安者揆之則僖祖考太祖之高
祖考也雖歷世久遠功德無傳然四世之後篤生神孫應天順人以寧
兆庶其為功德蓋不必身親為之然後為盛也是以太祖皇帝首崇立
之以為初廟當此之時蓋已歸德於彼而不敢以功業自居矣今乃欲
以尊太祖之故而必使之奪據僖祖初室東向之位臣恐在天之靈於
此有所不忍而不敢當也安石之為人雖不若光等之賢而其論之正
則有不可誣者世之論者不察乎此但見太祖功德之盛而不知因

祖當自崇立僖祖之心以原其所自但見光等之賢非安石章衡之

及而不知反之於已以即天心之所安是以紛紛多為異說臣嘗病其

如此每恨無以正之因訪得元祐大儒程頤所論深以安石之言為當

而所論并祧一祖止成八世之說尤為明白欲乞詳議以承太祖皇帝

尊祖敬宗報本反始之意上延基祚下一民聽千萬幸甚

廟議得失不同大畧見前節立明堂聖享說之末注

議理之家有同聚訟至於廟議抑又甚焉已祧之主莫適所歸惟唐人

陸贄之議為當其說以為藏諸夾室是無獻享之期異乎周人藏於文

武二祧之義禮不可行也置於別廟始於魏明之說禮經實無明文瘞

於寢園乃漢章元成之說是祔祫無復享昭穆惟有藏於與聖廟祔祫

之歲一祭之庶乎亡於禮者得變之正也與聖廟祔祫唐諸儒無有易

其說者此以議而得也漢用章康之議盡罷毀廟及郡國原廟宋朝元

豐盡罷從祀也亦然崇寧間建九廟而已祧者盡復又類西漢之未盡

復毀廟原廟也是非迭出嚴復不常此以議而失也然則廟議得失人

主亦惟揆其情之安從其理之當者而已不然漢武帝自制封禪議唐武氏自制明堂圖不從公議自遂侈心其悖常亂理者愈多矣

帝王天子廟

秦漢廢興仁暴不同九疑祀舜會稽祀禹過魯而祠孔子其所以為致敬者一也故五帝三王歷代祀典不絕或尊為三恪或廟而祖之吾夫子之廟自漢迄今其間或以中國而主中國或以夷狄而汚中國皆知尊其道重其教正衣冠執豆蓬履膝展拜於其庭延師儒講詩禮握衣揖遜於其堂此足以見祖述憲章其道同也歷觀諸史志自郊廟親祠外惟帝王天子廟人主所至與有時而臨幸皆親祠焉與其他常祠有司攝事蓋不侔矣然武成王廟輒與文宣並稱此乃開元之失禮循而襲之非也彼得與有功於國者同在祀典已為過矣何容以文武二學之故而儕諸元聖之列乎雖然追封孔子為王顏子等為公廟像及圖畫祭器釋奠儀注視開元禮為有加者皆宋真宗行之其列戟十六則太祖所立幸學之典累聖不遵釋奠之禮至今遍于天下武成一廟不

足以况之矣

忠臣孝子廟

聖王之制法施於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禦大害能捍大患者皆在祀典忠臣孝子我婦烈女國史有傳血食有廟者一念足以動天地方寸足以貫日月廟而祀之於以表倡風俗砥礪生民其有功於天下不細矣神仙之事若果有之則列仙傳所載亦惟忠孝者為之信乎正道無往而不存也

徽號

人臣上人主尊號亦猶人主上天地尊號也然三朝禮書以是為嘉禮之冠其事重矣熙寧中群臣有請至於三四上終不允且曰尊號正如卿等功臣何補名實此皆基於司馬溫公一言而神祖終身行之至今以為法者禮也愚敢以是為達禮之冠夫自漢以來時君雖時有加號未為常典唐高宗稱天皇中宗元宗始有上尊號之禮宋朝因之凡上尊號皆因郊祀明堂封禪也夫熙豐大臣盡變祖宗法度獨於此無所

論列者出於神考之獨斷也又大臣志在變法而已使不允尊號之請祖宗已嘗行之則將求異於前人矣神考嘗悔改官制矣又嘗言殺法宜均所謂均無貧也元豐四年舒豐言殺法未均上曰近臣曩有自陝中下之民多而上戶少若盡免中下之民朕謂不然夫最輕易舉矣古云均無貧也今之若盡免而取足於上戶則不均甚神考多有美意特臣下不能將順者皆此類也苟能將順則神考盛美大書不一書而足何止不允徽號一事乎

朝會

大舜巡狩群后四朝禹會塗山玉帛萬國武王孟津之會不期而至者八百康王即位諸侯入應門左右弘璧琬琰天球河圖布列於東西序可謂盛矣故周禮辨朝覲會同之名春秋嚴朝覲會同之分以五等之爵各有分地等差故也自秦罷侯置守尊君抑臣而朝會之儀與古不同漢初猶有侯王至武帝以酎金罷省所存無幾故自東都迄于唐元會之日執玉帛羔鴈者雖畧倣古制其實公侯皆虛名而非有分地者內則不過在朝之臣外則不過刺史二千石

諸州計吏四夷賓使而已今考之漢晉隋唐之志所紀元會之儀甚詳什律森嚴文物備具班列整齊太史公及新唐志皆言其錚錚濟濟有可觀者君尊臣卑故也惟宋齊梁以米有所謂白獸尊者猶存杜舉之意若夫陳德陽殿元會西方舍利作霧為魚龍曼延之戲唐開元受朝作樂有拜象舞馬之後適足為大盜之招三代之禮必不然也宋太祖元會服袞冕設宮縣冬至受朝賀服通天冠絳紗袍登歌二舞群臣禮飲賦五節太官賜食太宗真宗遂為家法崇觀少終即致大變宜乎中興益知戒謹也

常朝常參

唐制文武職事官並赴常參未有無職事者有日參有一月類苑載宋朝凡不登務者謂之常參何不同也蓋文德殿曰外朝凡不登務朝臣日赴是謂常朝常朝垂拱殿曰內朝宰臣樞密以下要近職事於武班日赴是謂常起居每五日文武朝官聖務不聖務並赴內朝謂之百官大起居凡三等也文武陞朝常大朝會並朝服常起居並公服夫子

坐朝莫先於正衙殿是也於禮群臣無一不朝者故正衙雖不坐
常參官猶立班後放朝乃退恩按事畧太祖建隆三年詔常參官五日
以次轉對以率一人是則常參官未必盡無職事史文按一朝國史云三
年詔內殿起居日令百官以次轉對封章於閣門通進則知五日大起
居之時政之不釐務者皆許轉對封章也

入閣晚朝

自唐至宋朝天子御正殿則金吾仗黃麾伏整文武兩班以侍警出或
避正殿則喚使入閣仍賜廊下食殿中王珪等以為唐制不足取削
去之蓋唐制宰相入閣諫官隨之熙寧大臣欲變法故不復行入閣之
儀也諫官說舊規學士當直則赴晚朝其後赴早朝而罷晚朝舊制
經筵皆有實職兼權屬其有言也乃以侍讀侍講為兼官而以秩卑貧
淺者為說書隆興改元詔學士及經筵之官內宿稍後祖宗故事宜矣

詳見禮志

公服

三代而上天子諸侯衮衣冕旒執圭獲躬各有隆殺秦滅九國廢
而俱互冠絳衣使臣下不得與天子同則知孟子所謂朝衣朝冠者
冕圭鳥也漢以來大祭祀大朝會則具朝服其常祀常朝則公服而已
所謂公服者今之朱紫幘帶靴笏也政和中始改靴用替然今之衣冠較之古制
則不足較之唐制則有餘者蓋自漢明帝修復先典見魏志司迄于
江左六朝畧存衣冠佩玉舊制故雖元魏亦禁胡服自此齊高氏中國
常服乃全用故窄袖短衣長靴靴蹠蹠帶唐武德正觀時猶然者高祖
太宗起自晉陽故也開元後雖稍褒博而制仍類胡故幘頭四帶二垂
腦後二繫頭上令曲折惟人主得用硬帶迨夫宋之興自亳都衣冠褒
博始近古制文武陞朝官大朝會並朝服常朝常起居並公服士大夫
常服亦用帽帶靖康之變吾民左社又百年矣嗚呼中國禮儀之所自
出乃使衣冠與左社代興迭處何耶宋朝有脚幘頭上下通用又有高脚交脚朝天順風四者通用之

冠弁中幘帽

太古布冠齊則緇之夏曰毋追殷曰章甫周曰委貌爵弁皮弁武弁隨

所用之緇衣羔裘素衣視裘黃衣狐裘楊裘襲裘皆三代之所常服也
秦漢以來臣下皆玄冠絳衣又以武靈王之惠文貂蟬賜侍臣海濱謂
服以楚王之獬豸冠賜法官以其能皆非古制也古者賤人不冠則服
幘秦加武將首飾以絳幘漢加以頽題名之以幘元帝額有壯髮始引
幘平巾幘赤幘黑幘之制以別文武然則公西赤所謂端章甫而孔孟
家所傳畫像冠服猶古至秦而下冠始加幘也晉志有所謂細幘白幘
烏紗幘江左常服漢巾幅巾縵巾葛巾纒帽自萬乘王公士人野人各
隨所宜漢郭林宗熱巾唐賜臣下以帽巾又各隨所尚宋朝常服亦然
惟先輩多尚紗帽深衣亦漢典重大抵勝乎唐制衣冠矣夫深衣又曰
單衣禮記言之詳矣人皆能辨其制度惟方領中矩取夫折旋之義而
已非必盡如矩方也今人製衣領或類道流所謂堂衣者其俗特甚

重佩穀印綬

東漢志云古者君臣佩玉有度所以章德垂教蔽膝所以執事戰國戰

爭去鞅佩而留其繫襪秦以來組連結於襪謂之綬漢因秦制加之以
印公卿而下皆佩印綬天子帶綬六采而不佩六璽使侍中以金銀騰
組負璽以從今考之禮記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山玄玉而朱組
綬卿大夫水蒼玉而緇組綬士璠玟而組組綬自周已然非始於秦也
秦漢有位者皆佩印蘇秦佩六國印朱買臣佩會稽印印亦非始於漢
也今之有位者印亦不佩矣非惟萬乘不佩璽也宋志引漢志注曰印
璽也秦以前皆金玉為印龍虎紐惟所好自秦以璽為稱漢高祖得始
武庫大劍亡惟璽或亡或存故臣下無得用玉又知印固非始於漢而
璽亦非始於秦也宋志又云漢明帝復佩玉之制至漢末而廢魏王粲
復制玉佩而宋因之故宋皇太子諸王有瑜玉玄玉之辨公侯有水蒼
玉之制今惟大朝會大祭祀及釋奠猶存佩玉而公服則佩魚而已又
漢志左佩劔象青龍右佩刀象白虎晉以來始以木劔代之今皆不然
又秦以前丈夫皆佩劔玉童子亦佩觿今亦不然夫古者去喪無所
不佩琴瑟無故不去身以見禮樂不可斯須忘也非僻安得而入易直

魚笏帶

子諒安得不油然而生今既不然宜乎投魚于淵實據于水也

唐制公服有紫緋綠青碧今無青碧制佩有魚龜刀礪今止有魚唐制魚有金銀銅鍮今止有金銀唐制佩魚繫而服之其制小而類魚今乃繫之於帶制稍大而不全類魚周禮諸侯之笏用象大夫以魚須文竹晉宋以來謂之手板晉宣帝時內外婦人亦執笏拜倂伏與唐開元中諸笏五品以上用象九品以上用竹木與今大同小異惟象笏唐以前誣後直前屈後挫者為尊今皆不然晉志云革帶古之繫帶也上而有位下而騶從皆服之其有囊緹則綴於帶凡執笏亦指于帶指笏則畫紳三尺有事則書諸紳惟笏亦書以紀事故掌贊筆臺省官內侍贊之他皆不贊與今皆不類

圖畫衣冠

劉知幾議祕閣有梁武帝南郊圖多有不冠乘馬者此乃後人所為當今有古圖畫多矣如張僧繇畫群公組二疎而兵士有著芒屨者

文不盡昭君入匈奴而從人有著帷帽者夫芒屨出於水鄉非京華所自惟隋創於隋代非漢宮所作則知梁武帝南郊圖義同於此愚謂志樂者宜紀一代所用之文足矣苟徒詳而非實毋亦梁圖漢畫之類乎

鹿角櫛

國之大事惟祀與戎戎兵凶器也有軍禮存焉蒐苗獮狩蒐頭罕畢少先驅金鼓錫鏡以為節皆武事也乃皆謂之禮周官司馬掌兵而起軍旅之法乃屬之掌教之司徒者聯比閭族黨之情以伍兩軍旅之序無非示之以禮也下至春秋圖伯之君欲用其民亦必大蒐使之知禮秦漢以來惟孫吳韓白之詐是尚而治兵閱武之事蒐苗獮狩之禮萬乘少親御馬或十月而都數十年而一講如馳射上林講武躡山者遂為希代之曠典一旦用民惟講是恃於禮乎何有惟宋太祖嚴卒伍階級之法則下不得以凌上三衛見執罕橫仗肅揖則武不得以抗文談笑從容殺節度之權賓接撫柔慰降王之心無非禮也察見諸將之不贊

殺人者然後用之非止殺人之中猶有禮也此所以訓兵十五萬東征西怨無敵於天下也系聖相承太平日久菟苗獮狩之禮希講而百萬之師安於養養澶淵之役衛士瑟縮不敢前靖康之變王師遠逐而無策者由斯民耳不熟於金鼓目不熟於戰陣也太祖嘗講武於朱明林真宗以後闕武蒐狩之事時焉一講未免希闕

射享食鄉

古者天子諸侯弓矢射侯皆有名數而後射禮行朝覲聘問皆有時序而後享禮行凡是二者以尊而親乎卑者也自秦罷侯置守而情不親故射享之禮無足言者古者食老更祿已而尊高年所以示孝悌之義鄉飲酒尚齒而不尚爵所以明長幼之序凡是二者以尊而下乎卑者也自秦尊君抑臣其分過嚴故食鄉之禮無足言者漢魏以來間有行之者遂為狎見而亦非人情之所安故凡諸志所載五禮之日而射享食鄉雖存於嘉禮真所謂具文而實則不然也宋朝幸學講經釋奠之典常行而養老之文不具太宗皇帝言及鄉飲之禮皆不果行

射享之禮有可辨也射者有射其大射之禮凡遊之也茲躬率武臣宗室射上中內射使皆備焉其射者中則有箭衣金帶鞍馬之賜射不中則有衣射者中則有箭衣金帶鞍馬之賜射不中則有衣殿庭策士猶以是較能否也至於燕享群臣故事常以春秋之季仲月及誕聖節大安于廣德殿上及後兩節有燕享之別至與宴則用天子郊祀籍田禮畢則大安觀燈觀稼校獵賞燕釣魚皆有宴然有禮有分存焉至崇觀間顧乃過為豐渎其變有不可勝言者乃知是禮不可一日廢也

禮婚喪祭

人生二十曰弱冠三十謂之成人然周公東征成王年甫十六而與大夫盡弁以開金縢之書禮曰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後生子禮也是不待二十而後冠也東漢禮儀志云乘輿初加緇布進賢冠次爵弁武弁次通天冠所謂三加元服也設金石之樂行裸享之義或冠于廟是欽若昊天式是六合也宋儀禮注云晉宋以來皇太子及諸藩王冠一加冕幘而已是不待三加也漢禮乘輿皆用正月甲子或丙子日易書

始之道也唐太宗正觀中用十月廩追兵設議衛妨農時何也宋新故
和問皇長子初行冠禮遂編次五禮今王公之家猶存此禮而士禮盡
廢矣其有以某子冠告同列者遂以為笑端不特此也大昏萬世之始
三綱之首聖賢之所重而後世之所忽非惟六禮莫之能行而夷虜之
道賣婚之家至今習以成俗嗟然無顧人倫掃地盡矣喪以送終所謂
大事祭以時思所謂終身之慕二禮所載喪祭之儀至備身不能行而
乃聽命於緇黃者何哉蓋古者喪祭詔禮者有人相禮者有助故致孝
者得以行禮於其間而無停於禮也今人以緇黃代詔相者而身得以
自安其有知所敬畏者緇黃猶詔相也不然則停於禮者多矣

短喪

漢文帝鑒平勃之事不使百官聽命於冢宰遂為以日易月之制後世
固有改之而終不能改者情之所便也烏有天子之孝刑于四海身不
能行而欲天下行之何以哉故凡歷代之所謂凶禮大本既立其餘節
日自有司存不復論辨宋朝渡江以來所以待虜使之儀亦皆權時之

宜皆有所以不必言者矣

墓祭火葬

夫子曰拜下禮也今拜乎上吾從下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愚亦
謂古不墓祭禮也今也上自萬乘有上陵之禮下達庶人有掃墓之祭
雖非古義不害時思宜從今古者為棺擲衣衾以土葬禮也今也下
之俗効夷狄之法有火葬水化之慘其為悖禮甚矣宜從古太祖建隆
葬故曰禮從宜又曰禮時為大順次之凡適其宜而行之以順則古今
之禮亦可以通行矣無徒是古非今也

喪服議

故事武臣不持喪杖汝玉奏請如文臣會議於玉堂唐子房曰今日不
可為高論歐陽永叔勃然曰父母死而令持服安得為高論葉夢得不
覺歎曰倭人也率然一言亦中於理於是議武臣官大者持父母服官
卑者不持服至今猶然則知濮議之興歐公未必非其平日之定見所
恨不知權耳

群書考索卷二十六



書